森林行记 12 坠落

幼时常玩的游戏是捉迷藏。当我有资格涉足像样的花园时，树丛的罅隙早已不再欢迎我硕大、笨重的躯壳，因此，彼时的捉迷藏是在一排排高大的厂房与货车的队列间进行的。剐线机的轰鸣日夜不停，地面被各色线缆淹没，像是蔓延的经络与血管。父母时常出门做事，深蓝色的折叠门锈迹斑斑，门洞中挂着一把结实的大锁。从各处缝隙里漫进厂棚的阳光即使沾上棚内阴湿的潮气又落进尘土里却依然掷地有声。当时的我大抵是不在乎这些的，呼朋唤友玩上一场捉迷藏才是第一要务。于是我吃力地错开门扇，蜷着身子，把我小小的脑袋挤出门外。那时看来，天空是何等宽广，整片大地都是为我而建的游乐场。一帮孩子在蒙着黑纱的线缆堆上上蹿下跳，毕竟，捉迷藏的第二阶段就是捉鬼。可当我爬上那堆线缆的最高处时我突然愣在原处，像是水流向低洼的谷底，失衡接踵而至，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坠落。

现在回望记忆的彼岸，晴天往往昏黄，雨天则透着一股霉烂的铁灰。门前水泥路面下没有排水系统，可在那时的我看来，雨声澄澈得像呼吸，积水是天空的镜子。我有时央求父亲放我上那辆大卡车，有时是驾驶室，有时是货箱，同样充满铁锈味。主驾驶座上我想象自己是一名司机，副驾驶座恰好能容纳小小的我安眠一阵。然而座椅并不舒适，深绿的椅套上缀着苔藓似的污渍，椅背又僵又硬，于是我又央求枕在母亲的膝上睡觉。在类似的钢铁巨兽尚且有处可去之时，我们骑着他在三镇横冲直撞。我还记得一条颠簸的小路通向过江的轮渡，颠簸过后则是另一种荡漾。记忆使水色暧昧，情绪也早已随着清冽的江风散得无影无踪了。我那时也许会把这里当做海，无尽的广阔从书页的插图里漫出来，而我即将远航。

于是早年父亲会开这辆货“船”送我去上学。几个屈指可数的早晨，我会比规定时间早到太多太多（一般因为家人有事提前出门）。在那扇比我小小的身子高出许多倍的大门前，我眼巴巴望着内门的台阶与大厅出神。我的记忆笃信折告诉我那必定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我搓着发红的手掌心等在校门外面。那时的我比现在还要多愁善感，运动会的乐音曾让我泪流不止，老师不知所措，情绪不知所踪。仅有的三个班级在教学楼的背阴面集合，仪式和发言过后便是懒洋洋的广播体操和不知感恩的心。同样昏黄的走廊里，体育老师透过窗子告诉我数学期末试题的正确答案，三百颗豆子随着他的话语撒在地板上，这次不再发出声音。

毕业后我回到过那座校园，只在梦里踏上内门的阶梯。我看见大厅的天花板上挂着太阳系的行星模型。学校总在毕业之后重新装修，而后承载一年又一年憧憬的目光。多年以后我路过曾经的厂房。那里许多年前便下了拆迁的通告，淡黄的墙砖上画圈的拆字甚至不再醒目，联排的高大厂棚早已移除，水泥裂隙里杂草丛生。搬迁时我的父亲擅自扔掉了我许多的藏书，我为此闹了大脾气，最后也都无关紧要。夜幕落下来，我横着手机给还在营业的小卖部拍照。远处支着黑纱，更远处路灯明灭，不见人影。苏铁倾斜，进门处的红砖上原本镶着烫金的名字，如今连痕迹都没能留下。

现在想来，不知从何时起，与我相好的邻家小孩早已不知去向。那时的我无数次透过漆黑的门洞往阴影中望去，从未有过回音。

2022.5.3

一种回忆